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

都察院

憲綱

諭旨三

乾隆十一年

諭從前交部議覆事件。科道等官。往往不待部覆。紛紛具奏。甚屬非體。經部一桂陳奏。彼時朕已降旨訓諭諸臣。並令嗣後議覆時。將條奏意見參差之處。聲明請旨。昨據張允隨陳奏卡瓦一事。朕已交議政王大。臣速議。乃未經議覆之先。御史彭肇洙即行陳奏。以為事不可行。前一日少詹事袁日修亦為此言。是從

前撓越瀆奏習氣。至今未改也。人臣從政有體。進言有序。分職宣猷者。廷臣之事也。繩愆糾謬者。言官之責也。即如一事既已交議。即應候其覆奏。待朕降旨。若廷議未當。而朕旨允行。不妨據所奏再行陳奏。亦未為遲。朕不難收回成命以從之。此時廷議未上。朕旨未下。則有何愆可繩。何謬可糾。而豫料廷議之不當。爭先入告。竟若迫不及待者然。若果各據所知。與其拾遺於事後。毋寧匡正於未行。亦未為不可。但此案朕聞議政處羣以為不可行矣。則是人所共知之事。何待急急數陳乎。若不訓飭。則徒滋紛擾。非政責。

有恆辭尚體要之意也。○又

諭朕覽御史周禮奏請將戶部侍郎李元亮開缺守制一摺。所奏似是而非。且有意以行其私。國家用人。其權斷不可下移。或仿照定例。或偶爾變通。朕心自有權衡。總期得人任事耳。豈臣下所可意為進退者。如果所用之人。或有不當。所行之政。或有缺失。言官自當陳奏。以盡繩愆糾謬之責。豈可於用人大事。懷挾私心。借守禮之名。以阻撓國政乎。且守禮之議。明朝為甚。竟成門戶操戈相向。試問於彼時政務。曾有何益乎。是以雍正年間。有令諸臣在任守制者。而亦絕

無守禮之議。此正政治清明下無浮議之善驗也。止以外任官員多有鑽營督撫保題之弊。幾至習為故常。朕是以降旨停止。其必不可少之人。無能相代者。仍准保題覈奪。即外任大員有丁憂者。亦令回京守制。或在內用為卿貳。或外缺又復需人。仍令前往署理。其在外必需之有司官員。斷難更易者。經督撫題請。不令回籍。間亦允從。此皆因地因人。於禮制之中。稍為權宜。並未於滿漢有所區別也。乃周禮奏稱。李元亮雖屬旗員。究不可與滿洲並論。不知漢軍百年以來。與滿洲無異。即有事故。亦皆遵百日成服之例。

過期即照舊任事。李元亮現為都統例不開缺。豈伊  
可為都統而侍郎反不可乎。周禮之意不過以為復  
占漢人一缺耳。又奏稱何必與前旨相違。以致聖謨  
洋洋頓成反汗等語。朕前旨內原有無人相代仍准  
保題之例。今春令大學士尚書侍郎內保舉能勝侍  
郎之員。而所舉率多不能勝任之人。經朕召見一一  
指出。面加申飭。周禮獨不聞知而為此奏。抑何憤憤  
至於此極。目前應補侍郎之人。朕再四籌度。或曾經  
擢用。知其不能勝任者。或新進未久。難以遽加升遷  
者。是以仍留李元亮。與旗例相符。即從前韓光基亦

係如此。蓋因得人之難。周禮如何輕言天下事。而遽以不惠代職無人。喋喋陳奏乎。此必有師生親舊。覬覦此缺。授意為之者。且借朕所頒諭旨。以博敢言之名。而行其假公濟私之實。朕何如主。豈伊狡獪伎倆所能搖奪乎。前明言官各立門戶。互相排擊。矢口譏訕。以致混淆國是。釀成尾大不掉之患。近來御史各逞胸臆。非借以沽譽。即意在徇私。如此等非所應言之事。而亦肆其簧鼓。大有關於政務。此風斷不可長。周禮著嚴飭行。並曉諭科道等官共知之。○又

諭。據御史薛澂奏稱雲南省向有供應學臣轎馬損夫

日用薪水等項。每一州縣費數十兩至百餘兩不等。學臣即藉端需索。多方周旋。認州縣為年誼世好。種種弊端不可究詰。復又奏稱。歷來積習相沿。非始於一人。非始於一時。未便指叅。請飭下該省學政自行禁止等語。該省學政果有如此弊竇。薛澂既知其認為年誼世好。毋論前任現任。俱可指叅。乃既不實指其人。又復奏請飭令自行禁止。如此陳奏。是欲博取言之名。而又示寬解之意。有此事君之道乎。夫言官風聞言事。如大小臣工等簋簋不飭之類。若實有可據。明目張膽。見之彈章。國家自有憲典。馬可如此信。



口譏彈以一言汙人名節。而又不足以示國家法度。在伊等不過有意取巧。殊非朝廷設立言官之意也。昨御史楊開鼎奏白鍾山一摺。內稱請旨訓飭。今薛激又為此奏。與楊開鼎情事相同。此向來科道習氣。今則連日見之。此風斷不可長。特行降旨申飭。各科道務當各自省改。毋蹈前轍。薛激此摺。著交雲南總督張允隨秉公確查。據實具奏。○十二年

諭御史為朝廷耳目。果有關國計民生。自應不時入告。乃今日張日譽奏請飭定差拘限期。范宏賓則奏八旗內外武職大臣及提鎮等。亦應薦賢自代。九成則

奏請將各學教習人員分別勤惰。朕詳閱三人奏摺。皆屬瑣屑拘牽。無關緊要。且非因時就事。必應目下陳奏之言。向來內升外轉屆期。科道多有撫拾條奏。以希擢用者。朕曾降旨訓飭。今不免仍蹈前轍。可再傳諭科道等。令其各自省改。毋存鄙見。以副朕真切求言之意。○十三年

諭。昨據奉差山東辦賑科道同甯馬宏琦趙青藜沈廷芳等奏請回京。已降旨申飭。伊等乃隨同高斌劉統勳辦事之員。應否來京。理應告知高斌劉統勳。乃竟冒昧陳請。且高斌身為大學士。劉統勳現任左都御

史為伊堂官。而伊等並不告知。自行具奏。高斌劉統勳等亦視為故常。殊於體統有礙。此等風氣。斷不可長。高斌劉統勳未便因科道之故。明降諭旨申飭。可傳諭令知此意。○又

諭。御史馮鈐奏東省辦賑大臣官員。查看經由之處。該地方因豫備牲口。牌頭里長人等需索滋擾等語。山左被災之後。民食艱難。朕深為軫念。亟於拯救。特命高斌等辦理賑務。徧歷巡行。以查有司奉行之善與否。此誠期有利益民生之舉也。但馮鈐所奏情節。亦事之所必有。所謂有一利即有一弊。向來此等陳奏。

朕恐有累於民。不容稍緩。往往即降旨申飭該大吏。或更加以處分。此言官所以不問虛實。有所聞即入告。而民風之漸習驕悍。不畏官長。亦率由於此。現在高斌劉統勳。即至四御史。朕可保其本人必無需索之事。而家人等則不可知。馮鈐既有所聞。應有確據。山東被災之州縣。可以指數。查賑之欵差。亦不過此數人。或係伊等家人勒索。或地方官有意逢迎。應付。或巡撫授意整備。以及吏役之藉端苛派。著馮鈐將何地何人。一一指出。據實具奏。朕將降旨究問。以為擾累地方者戒。嗣後科道等。凡有陳奏。俱遵照此例。

使事事俱歸確實。則言官既得各盡其職。昌言不諱。而糾察皆有柄據。亦不得借風聞言事之名。架空誣捏。而朕行政用中。亦不致因噎廢食。該衙門知道。

十四年

諭進呈經史一事。朕初意欲博綜古義。廣益羣言。以成執兩用中之治。且可因言觀人。究悉諸臣學識之高下。心術之真偽。其有關入時政於事理未當者。閒加訓飭。自舉行以來。諸臣按日奏御。朕一一披閱。十餘年於茲矣。所稱洞達天人。發明道奧者。亦殊不概見。茲據該御史金相奏稱。分班進書。人數多寡不齊。請

均勻輪派。則是以進書為煩苦。朕前亦聞有此論。而不信。今金相既顯為此言。是諸臣未必不各有此見。且已行之十餘載。漸成故套。進呈經史之處。著停止。所有積年留存諸摺。交南書房翰林擇其有裨經義。政治者。薈萃成編。用廣中祕之藏。朕將親覽焉。○十

五年

諭御史歐堪善所奏梁詩正一摺。昨經召見軍機大臣。吏部堂官掌院學士及該御史面降諭旨。虛衷剖悉。務得情理之平。令該御史中心允服。並無偏向梁詩正之意。此諸臣之所共知也。摺內高山金烈二事。係

吏部堂官公同辦理。非由梁詩正一人。其京察列為一等之姚範、陳兆崙。現在丁憂。乃因上次京察原列一等。此番仍照前填註。亦係向來習套。其有無瞻徇。止於輪班引見一事。查明是否攬越調換。可得實情。如果實有私弊。則姚範、陳兆崙之列入一等。亦為有意瞻徇。今經軍機大臣查詢該御史所奏。本月初十日。應帶輪班翰林內路斯道一員。本日原已引見。其廖鴻章出科聯莊有信湯大紳。則係第一班已經引見之員。所奏調換之蔣元益。是日又並未引見。是梁詩正並無徇私更換之處。已屬顯然。在該御史一聞。

廖鴻章出科聯之言。不及查考。此亦風聞言事之常。如必將辦理曲折。備細周知。然後入告。則幾無可言之事矣。梁詩正既無瞻徇。亦毋庸察議。歐堪善雖得自傳聞。而事屬有因。並非誣捏。亦毋庸置議。其廖鴻章出科聯。妄以己意揣度。謂其更換引見。不無騰其口說歸怨掌院之意。其素日之不能安靜守分可知。著交部察議。近日朕望雨心殷。夙夜焦勞。側身修省。大臣等日經召對。自所共信。御史為朝廷耳目。凡有見聞。應隨時入告。不必待有求言之旨。若為修省進言。則如近日所奏。豈足裨闕補失。感召。



天和。徒煩朕於乾惕靡甯之中。一一詳為剖示。在朕雖無厭怠之心。而諸臣亦可謂不知體要矣。數月前學士世臣補授盛京兵部侍郎。伊曾以良鄉等處除道妨農一事入奏。建言者或疑其因此擢用。遂相率紛紛而至。由此觀之。是仍為己躁進之念重。而愛君憂國之念輕。亦不可不知內省也。至大臣等招權植黨之事。可以信其必無。設或有之。朕亦豈能姑容。如古所稱烹宏羊。天乃雨之說。此時本無其事。若於同鄉師生情面。遇事稍為瞻徇。似亦不能盡絕。此雖無傷大體。然身為大臣。必當以秉公持正自勉。使人無瑕。

可指方不愧精白自矢之節。苟其有干物議。即其平日不能深信於人。朕故謂此奏雖虛。未始非梁詩正之福。且凡為大臣者。因此而砥礪衾影。倍加自檢。則歐堪善之奏。亦未必無小補耳。若謂濟時要務。豈足當之。並諭中外知朕意焉。○二十年。軍機大臣等奏。

審擬御史胡定叅奏琉璃廠監督劉浩侵帑剝  
商一案奉

旨。此案胡定叅奏監督劉浩剋扣情節。朕因其條奏詳明。非身在局中者。不能如此備晰。即知其必有所從來。是以面加詢問。乃兩經召見。伊止稱得在道路聽

聞及朕特派大臣。共同研鞫。始將潘復興私囑緣由。逐一究出。此非伊面謾而何。御史為朝廷耳目。如果道路見聞所及。即能留心查察。據實陳奏。此乃實心為國之人。未可多得。朕所深嘉。若因瞻徇同鄉。撻拾入告。復規避矯飾。甘為面欺。在朕前則沽實心。任事之名。而外則邀譽於衆商。市惠於鄉里。一舉而名實兼得。有是理乎。至嗔叱李有捷說及要謝之語。即信以為日後並無希冀酬謝之確據。此殊不然。即如劉浩短發價值。現在並未入己。何嘗不自稱循照部議。悉心撙節。但其果否歸公。必於任滿後始見。而此時

被議彼固樂為是言。胡定卻謝之語。正亦類此。在言  
官陳事。如使毫無干請。瞻徇情弊。即所奏稍有未確。  
誤出無心。朕尚可原宥。不加處分。今乃始終面奏欺  
詐。實難居風憲之任。胡定著革職。以為挾私取巧者  
戒。所有杖徒本罪。著加恩寬免。餘依議。○二十一年  
論此案王明一恐嚇詐財。雖屬書吏舞弊小事。然王安  
國既聞之。許伯政則當刑部咨詢之時。即應據實指  
出。乃以得之訪聞。無從咨送。聲覆意以渾厚自居。若  
非御史李綬參奏。則官吏夤緣情弊。無憑根究。必致  
賄賂公行。尾大不掉。即此一事。可知各部院胥吏營

私之弊。原未盡除。而漢大臣如王安國之流者。方且以是為忠厚得體。滿大臣之謬託於文者。亦效尤為之。不知涓涓不已。將成江河。杜漸防微。正當事事省察。至御史職司糾察。風聞尚許言事。許伯政既聞王明一詐財之事。並不據實指叅。伊等平日藉口於建言。又藉口於不得盡言。即如朕初年何嘗不鼓舞言路。然所陳奏。不過撫拾浮言。空談塞責。而因以為姦取利者。實復不少。數年以來。略示懲創。則又藉口不言。即如鄂樂舜勒索商人銀兩一事。御史中籍隸浙省甚多。豈一無見聞。而竟未有一人奏及者。設非富

勒渾指叅。何由發覺。在廷諸臣。為朕所倚賴。任使人緘默自安。股肱耳目之寄。朕將誰任。王安國降調處分。已降旨從寬留任。然令伊捫心自問。固應愧赧無地。諸臣有似此居心者。尤當引以為戒也。許伯政。僅照部議。察議不足示懲。著交部嚴察議奏。言官等俱著嚴行申飭。李綬著交部議敘。○二十三年

諭。御史朱嵇奏請改發巴里坤人犯。酌量仍復舊例。發遣一摺。雖以遞解多費口糧。及漸染邊地習俗為辭。而其意實為遣犯而發。且於現在辦理此事本意。全未知悉。從前御史劉宗魏條奏。經軍機大臣及該部

議准。著為定例。蓋因向來免死減等人犯。原有發遣黑龍江等處為奴者。今西陲既定。巴里坤久屬內地。則改發人犯。原與黑龍江等處無異。後經軍營辦理屯糧大臣等拘泥發往屯種之一語。甚且議及為之建屋撥地。種種拮据情狀。朕以此等減死之人。情罪本重。發給屯兵為奴。或在彼不能安分。自有定例可擬。命且自安西為始。由近及遠。今閱該御史所奏。朕意或以原議遣犯內。或有情罪稍輕。可不必發往者。重命檢覈該部所列條款。則免死減等之外。所有軍流人犯。定為改發。均係情罪重大。有心犯法之徒。並

非情輕者概令改發也。夫此等作姦犯科之人。投畀  
有北。亦何可惜。而該御史為之隱躍繁文。多方顧慮  
耶。然以軍營管理屯糧之大臣等。尚未能洞悉端委。  
豈該御史小臣淺識所能遙度。朕固不暇深責。但以  
今歲二月間。甫經劉宗魏奏准之事。朱嵇係其同官。  
曾不逾時。輒行駁改。於政體殊有關係。從前明季科  
道動借公事互相傾軋。翻案互訐之疏。幾無虛日。究  
於國家無補。最為言官惡習。朱嵇所奏。縱未必有意。  
然此風漸不可長。朱嵇著傳旨申飭。○又

諭御史朱嵇奏侍郎于敏中兩次親喪蒙混為一。恕



然赴任一摺。前于敏中守制回籍。陳請歸宗。原為伊  
本生父母起見。若非歸宗。則於例不得受封。此亦人  
子至情。至於回籍後復丁母憂。伊聞命暫署刑部侍  
郎時。未經具摺奏聞。此一節原未免啟人訾議。而該  
御史遽用張大其詞。見之彈劾。汙人名節。不無過當。  
摺內引梁詩正回籍終養。以為比例。此猶未悉朕心。  
梁詩正之父年已衰邁。而梁詩正欲回之意。亦不甚  
切。且其時有人謂朕不喜漢大臣回鄉里者。朕是以  
轉令其回籍侍養。俾遂父子之情。且免求全之毀。而  
呂熾彭啟豐二人。在卿貳中本屬無所短長。故亦准

其終養。若于敏中才力尚可造就。非呂熾等比。刑部侍郎缺出。一時未得其人。是以降旨起用。凡遇燕會。不令預列。此正與從前用蔣炳莊有恭為巡撫同一不得已之苦心。所降諭旨甚明。而該御史輒以侍郎巡撫意為區別。豈外任封疆不妨從權起用。而內任部務不必需人辦理耶。且雍正年間有因員缺緊要。特令在任守制。如朱軾。嵇曾筠。孫嘉淦等。指不勝屈。今所用者。不過此一二人而已。若必謂在籍終喪。方為盡孝。無論一切居鄉守制人員。未必盡皆廬墓。即昔時築室居廬之人。借此釣名。干進。徒滋物議者。不

一而足於風教並無裨益該御史又稱梁詩正等准其告養海內聞風嚮化試思海內甚大此數人得請家居即能澆風盡息然耶否耶明季科道陋習動以奪情視事交章爭論曉曉不已徒起黨援攻訐之端於國是究屬何補殊不思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如果政事有所闕失官員貪黷敗檢即據實舉劾朕方深為嘉予以風言路若所陳不過如此冀以博敢言之名朕不取也○又

諭昨日都察院奏留西城吏目方正一摺副都御史孫灝未經列銜朕意堂官留一吏目或為該員以捐納

為規避之地。不令得售其計。乃情理所有。且其事尚小。不足深論。但以同官辦事。自宜彼此商酌。若旗人漢人意見不合。輒生異同形迹。於體制甚有關係。彼時猶以為曲在孫灝。自有應得之咎。特命軍機大臣詢問情節。據孫灝所奏。則該城所議。不過以升銜留任。而都察院摺內。乃增入過缺咨部題補之語。恐於選法有礙。且開巧便奔競之漸。反覆辯論。吳拜趙宏恩皆不以為非。而廣成堅執不移。必欲獨行其意等語。是孫灝並無不合之處。其咎皆在吳拜等三人。而廣成之偏執。已見為尤甚也。此案冒昧陳奏。雖尚非

有心弊混。但其風實不可長。廣成不必管理。副都御史事務。交部嚴加察議。吳拜趙宏恩交部察議。所奏方正留任一事不准行。○又

諭御史周照所奏一摺。並不敷陳實政。仍屬撻拾浮詞。如所稱行政急於觀成。必條理繁多。法令嚴密。承於下者。轉得以空文相應等語。綱紀所在。隨時損益。其要不過為整頓風俗。人心起見。試問今日之行政。有視音加嚴者乎。繁者何條。密者何令。何不一一據實指陳。昨於湯先甲並未治罪之故。周照又相繼為此。以博進言之虛名也。至稱用人急於求效。便給近利。

之臣。以小效炫其才智。而老成持重。轉因而退阻等語。御史職司糾劾。人有不稱其職者。即執白簡從事。便給近利者何人。老成持重者又何人。何不指名奏出。周照隱躍其言。其意中必有所指。若令伊一一明白迴奏。又似因求言而加罪。姑恕勿論。然朕若不明白指出。則言官操用人行政之權。而朋黨門戶之風。將由此起。今日適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有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可太雜。明朝國事。全為言官所壞之論。大哉。

聖謨億萬年訓行之準。吾子孫所當世守無斁者。昨者

降旨求言。原冀得一二補闕拾遺之奏。庶幾有裨實政。乃其中並無所見。而藉詞應詔。妄肆簧鼓。朕又以優容之故。不為加罪。何怪乎周照之無所憚而踵行之耶。但言官習氣。其所關於行政用人者。實匪淺鮮。朕若復崇尚虛文。故為曲獎。則明季弊政。炯鑒具在。而欲稍為因循姑息。朕斷斷不肯出此。周照著嚴行申飭。嗣後儻更有似此空言塞責。實行其私者。朕必明治其罪。○又

諭。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古聖克儆天戒。惟是為兢兢。茲者季冬之朔。日食至八分之多。望日又值月食。斯

不得以不書為解。而一月之間。雙曜薄蝕。災莫大焉。我君臣當動色相誠。側席修省。念邇年來西陲底定。殊域來歸。克奏膚功。皆仰賴

上蒼福佑。在朕宵旰殷懷。無刻不以持盈保泰為惕。並非出於矯強。亦中外臣民所共知。第人情當順適之時。檢持或有未至。昔人所稱人苦不自知。良非虛語。夫

天心仁愛。人事宜修。儻用人行政之間。有所闕失。而不力為振飭。何以裨政治而召休和。在廷諸臣。共襄治理。寅恭夙夜。宜有同心。著傳諭大學士九卿科道等。



各抒所見。據實敷陳。無有隱諱。若因此旨而徒摭拾  
浮言。毛舉細故。甚且鋪張稱頌。轉貢諛詞。則不獨負  
朕求言之苦衷。即清夜捫心。能無內愧。應

天以實不以文。朕於諸臣有厚望焉。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一

都察院

憲綱

諭旨四

乾隆二十四年

諭朕恭閱

皇祖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內

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曰國家設立科道寄以耳目重任建言叅劾乃其專責九卿及督撫提鎮內居官貪婪行止不端者亦或有之科道官員即當從公叅劾迺或因係某大臣保舉或因係某大臣門生故

舊彼此瞻徇情面。並不題叅。聞有條奏彈章。亦止受人請託。或使人畏懼。自立威名耳。仰見

聖訓周詳。洞燭情偽。不獨明季科道惡習。如見肺肝。即自古以來。言官風氣。關係政治得失。莫不包括無遺。允宜垂示子孫。為萬世炯戒也。朕臨御之初。側席求言。冀裨上理。無如言官藉此以行其私者不少。可見科道中原無實心為國之人。導之使言。不過黨援同異。冀快其私。甚至各立門戶。有害國家。若置而不作興之。則率以緘默為苟容。究其通病。何一能逃我

皇祖聖神坐照中也。殊不思朝廷設官分職。畀以耳目

重寄。凡國家用。人行政之大端。分宜屏去私心。隨時  
獻納。以資實用。使不言者。既瘼厥官。而言者。又惟以  
門戶恩讎為計。是不惟無補國。是且非立官之本意  
矣。可將此旨傳諭知之。○二十五年

諭

御史朱丕烈。叅奏覆勘試卷大臣秦蕙田等。瞻徇不

公。一摺。經朕詳悉面諭。並特派大臣等會同軍機大  
臣提取各原卷。逐一詳加覈對。今據覆奏。有該御史  
原經簽出。而覆勘大臣誤行指駁者。江西省汪其度  
一卷。未經列入奏單者。湖北省陶大朋。廣西省蕭鼎  
揆二卷。秦蕙田等既經司事覆勘。乃未將原勘官簽

出各條。應存應駁及應行聲明之處。悉心分別查辦。答本難辭。至摺內所稱瞻徇考官鄉情世好。為本生巧為開脫。不能無疑之處。則現在細覈各卷。如考官錢維城。王鳴盛。錢載等。劾過試卷內。其處分已有部議。應行降調及罰俸數年者。即增入摺內所指各條。亦並無所加損。是該御史所參。俱無確據。經朕復召入面詢。該御史亦不能更指其非。此其涇渭較然。固非此次派出大臣所能偏袒。並調停中立。如和事老人之為也。但磨勘一事。向來視為具文。以致士子應試。考官衡文。無由大彰懲勸。近因士子習尚紛歧。因

識行文正鵠。不得不亟為釐正。是以詳定磨勘條例。然舉行伊始。朕本意實不過欲去其太甚。俾知儆覺。提撕。豈必逐字逐句。加意吹求。致獲雋者無一自全。而典試者盡干吏議。斯不已太甚乎。然考官銜命掄才。既優其廩餼路資。又復獲爾許桃李。既試卷有疵。若罰俸停升之類。實所應得。設致罷官降調。朕必曲宥。此中自有權衡。若官官相護。即此罰一年兩載之俸。亦必冀為開脫。則不獨覆勘者罪所難容。即考官等朕亦豈能輕貸。今秦蕙田等既無此等情弊。則疏漏各條。所謂公過。非朕所深惡矣。未丕烈以心疑。或

然之語。彈劾屬虛。朕亦不能為之匿其所短。正所謂  
瑕瑜各不相掩者也。况直省硃墨卷。汗牛充棟。不但  
秦蕙田等三四人之力。未必精覈無遺。即自謂悉心  
推勘。如朱丕烈所分止有數十卷。設令再派大臣為  
之檢校。伊能自信更無挂漏乎。明季科道惡習。專以  
黨援抨擊為務。遇事交章傾軋。而九列中又或各樹  
私黨。互相報復。固由駕馭失宜所致。而臣工中各自  
便其門戶之私。不惜害及朝章國是。其所關於治道  
者甚大。朕心存炯戒。乾綱獨攬。務期朝宇肅清。諸臣  
中諒不敢稍存狎玩之見。即有此等伎倆。亦何所復

施今磨勘一事。曉曉不已。然杜漸防微。其端實不可長。所有覆勘疏忽之奏。蕙田觀保錢汝誠著交部議處。御史朱丕烈所奏不實。亦著交部議處。若因其容劾大臣。而該部遂有意從嚴。思以箝制言官之口。更難逃朕洞鑒。將此通行傳諭中外知之。○二十六年

諭

吏部察議。駐朝棟照溺職例革職一本。所以留中不發者。朕意以為若總裁大員中。查無應行迴避之人。則該御史所奏。不過博一時虛譽。其罪尚屬可原。今據知貢舉熊學鵬查奏。應行迴避士子。則有總裁劉統勳之胞弟胞姪二人。于敏中之堂姪一人。劉統勳



于敏中既係軍機大臣。而睦朝棟現係軍機處行走之員。此次劉統勳于敏中二人。不令隨駕外間。已揣其豫典試事。而軍機之人。固不待言矣。况朕召見劉統勳等。曾面諭及之。睦朝棟豈有不知之理。則其所奏。顯屬迎合上官。此風斷不可長。前明師生堂屬黨。援門戶之弊。往往假公濟私。害及朝廷。最為言路惡習。我

皇考十三年以來。大加整頓風紀。肅清朕臨御二十有六年。於臺垣章疏。苟有一二可採者。未嘗不見之施行。若其意有所屬。瞻顧徇私者。亦斷難逃洞鑒。睦朝

棟何人而敢以此等伎倆巧為嘗試乎。此在諸科道尚屬不可。况該御史之在軍機處行走者乎。今歲恩科會試已屬格外曠典。臣工得與文衡已可云寵榮逾分。而更欲為宗戚倖中。是於不知足之中。又加甚焉。號稱讀書者。宜如是乎。此於政體官方士習均有關係。睦朝棟革職不足蔽辜。著拏交刑部治罪。劉統勳于敏中之授意與否。姑不深究。然致屬員之如此。假言獻媚。則二人亦不得謂無咎。其劉統勳于敏中之弟姪應行迴避者。概著罰停鄉會試一次。以示儆戒。○二十八年

諭

御史吉夢熊奏劾方觀承玩視民瘼。徇縱天津道那

親阿啟。插遲延不能早籌宣洩一摺。此奏方觀承實無從置喙。但前命兆惠等赴勘督辦時。已有旨將該督交部議處革職。特因在直年久。是以從寬留任。則其貽誤之愆。不獨該督難以自文。即朕亦安肯稍為迴護。該御史甫經補缺。即行陳奏。不得謂之無益空言。亦不得謂之事後取巧。至在京科道等。身膺言責。於封疆大吏。不克早拯民艱。况天津近在畿輔。道路之口。豈竟毫無知覺。乃自去冬以至今春。並不聞有糾彈之舉。而必俟朕巡省疇咨。始得剋期濬導耶。是

因吉夢熊此奏而寒蟬之誚朕亦不能為凡任言官者解矣方觀承已經議處無可再議摺內所奏那親阿借書吏名色用輕價承買捐田一節八旗官員近京置產原所不禁但既任本地監司而圖踞所部之業則於官方大有關係那親阿現在尚未起程著交軍機大臣嚴訊具奏至所稱訪聞文安大城等縣因培築長堤該處胥役鄉老有至四五十里之外逼令平民赴工承辦挑培之事著交袁曰修會同方觀承即行據實嚴查奏聞請旨治罪○又

諭今日御史蔡觀瀾所奏二摺一為粥廠人數加多給

賑米石請酌量加增其事自屬應行且朕既降旨加恩展賑各廠均應先事妥辦不獨東壩一處為然凡監賑御史於廠中米石約略需用時即當告知該堂官豫為咨取更何待散給不敷始行入奏所有各廠應行添支之處即照所請速行至另摺所叅副都御史蔣櫟叅處給事中巴延三到廠遲延一案謂蔣櫟前後頓殊因將辰刻及辰正二三刻曉曉置辯不惟於事理甚為紕繆並以袒庇同官詆訶臺長其所關於官方政體者甚大不得不明白宣示以明杜漸防微之意前蔣櫟初奏御史到廠遲延時朕方以其不

即據實叅處。而先為奏聞請旨之舉。已不免姑息卻慮。及至巴延三等因循到遲。始行指名叅議。實不可謂其察覈之過苛矣。况堂官於辰正前後到廠。御史不應於辰初前後到廠耶。朕夏令御勤政殿視事。必在卯正之前。然已不啻三竿之日矣。辰初到廠。何致顛倒無暇乎。即此交部察議。實不過奪俸數月。若有紀錄。尚可抵免。有何輕重。蔡觀瀾乃用此妄生議論。謂非有心藉詞報復可乎。明季科道惡習。狃於官官相護之見。遇事交彈互擊。以致國政日墮。不可究詰。足為炯戒。我朝乾綱獨攬。班列清肅。此等伎倆。廷臣

中諒亦不敢巧為嘗試。然涓涓不息。將為江河之慮。何可不豫為懲儆。以彰國紀而正人心。蔡觀瀾著交部嚴加議處。朕於羣工奏牘。虛衷採擇。從來不設成見。如蔡觀瀾所奏乖謬若此。而於同日所陳。殿中應理事宜。固不以人廢言也。將此諭令中外。使明知朕意。○二十九年

諭。御史秦黻以戶部郎中馮光熊。刑部郎中杜玉林。俱係丁憂之員。該堂官不應奏留一摺。內稱若遇升選外任。又未聞以幹練留部。其持論實中事情。即該堂官等亦無辭可對。官員遇有事故。並聽離任終制。原

條恤下常經。朕自臨御以來。於臣工進退一切皆循  
定制。間有特旨令仍在署任事者。本屬寥寥無幾。第  
以堂官而請留司員。督撫而請留屬吏。則上官之推  
情瞻顧。與下僚之因事干求。流弊何所不有。况國家  
分職任材。豈必少此一二人。與此一二人。二三年少  
待之期。而必權宜破格而為之。誠亦可以不必。若該  
御史遠謂因此斤斤執持。即廣為教孝。則又不然。人  
臣移孝作忠。原無二理。既已名通朝籍。致身之義。豈  
未之前聞。儻如明季科道門戶。惡習爭論奪情。如王  
錫爵之於張居正等。忿詈交攻。無所不至。而於國是



究鮮絲毫之益。此又政體所關。不可不懲其漸者。朕  
虛公御下。從無成見。嗣後凡朕特旨酌量令其留任  
外。內而部院堂官。外而督撫等。不得率行請留。著為  
例。又

諭。前日御史羅暹春劾蘇昌保舉運使王槩一摺。在  
蘇昌於屬員虧帑。既漫無覺察。又登之卓薦。自有應  
得之咎。言官據實指參。乃職所應爾。是以批諭發京。  
初不以為非。是特其摺內有若非老年糊塗。即屬有  
意瞻徇措詞忿激。幾於唾罵。其意若有必欲甘心於  
蘇昌者。蹤迹殊為可怪。昨閱刑部審擬廣東叅革。知

縣劉紹汜一摺該犯即係與羅暹春江西同鄉。而蘇昌又即來處該犯之總督。其為藉詞潛行報復實啟黨援朋比之風。不可不悉心體究。創懲以防流弊。因諭刑部堂官詳悉查訊。今據奏到羅暹春與劉紹汜雖無贍徇實蹟。然該御史具摺參劾。不即於蘇昌失察原案發鈔之時。又不於劉紹汜審擬已經定案之後。該御史亦自稱形迹之間。百喙莫辯等語。此等以鄉情各酬私怨。其事本無實證。豈對簿駁詰。遽肯輸情吐露。然亦不至因此即革職審問也。封疆大吏。果有罔上行私確據。臺垣自應據實糾彈。願立言亦自

有體中外大臣。皆經朕簡用。苟其事不干大戾。即朕亦不遽加以斥詈。御史雖欲自著風力。亦豈得以年老大臣。盡斥之為糊塗。前如來保。今如尹繼善。傅森。陳宏謀。諸臣。屢經敷歷。其齒安得不老。而生平奉職無愆。豈遂一例概以衰庸。肆為詆訕可乎。明季科道惡習。立幟分門。借敢言之號。行傾險之謀。假公濟私。無所不至。為害甚大。我朝百餘年來。整綱飭紀。朝政肅清。斷不容有營私搏擊之人。復得稍萌故智。但遏邪防弊。持之不可不堅。今羅暹春之奏。其為劉紹汜而發。本非有證佐可質。而任意詬毀。已情見乎詞。且

諭

不先不後之閒。自供亦無庸置喙。此而陽為不知於人心政事。所關匪細。羅暹春著交部嚴加議處。○又御史李宜青條陳臺灣事宜一摺。所奏應行與否。且不具論。而其用意之取巧器小。已大失言官之體。該御史奉差巡臺。地方之事。皆其職分所難諉。第同差滿漢二員。考成均屬一體。見聞所及。理宜和衷共酌。會銜入告。即意見略有參差。亦應據實聲明。專摺奏請。乃李宜青既不於在臺時彼此同商。至回京復命。亦未聞一言及此。直至差滿日久。挾此為獨得之祕。羅列見長。彼以建白博名高者。存心鄙瑣。固當如是。

耶此等伎倆猶得以嘗試為得計耶李宜青著傳旨  
申飭至所奏各條亦不必以人廢言仍著交部議奏

○又

諭御史曹學閔奏熊學鵬於丁憂後拜發奏章一摺  
所見拘墟於事理無關輕重各省督撫大吏設有徇  
私飭法御史列款糾彈者如其事審實朕必深為嘉  
予若其人適遇丁憂事故一切經手案件及交代印  
篆日期不得不具摺奏聞乃情理所應有而必斤斤  
較量於拜摺衣冠儀節之間遂指為忘親不敬正所  
謂吹毛求疵於國家政務有何裨益明季言官陋習

諭

專務摭拾浮文。陽博建言之名。陰行箝制之計。使封疆大吏。望風生畏。內外官僚。動成水火。最為弊政。此時綱紀肅清。科道等諒不敢以此種狡獪伎倆。輕為嘗試。然不可不防其漸。曹學閔著飭行。○三十二年。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內外大臣。果有婪贓骫法。任意徇私。見聞既確。立登白簡。不獨被叅之人。立即重治其罪。其據實糾劾之該御史。朕亦必深加獎勵。用昭彰瘴之功。若徒毛舉風聞細故。肆意鋪張。紛叟不已。顯博達白之名。陰行排擠之實。所關於政體官方者甚大。即如前明臺諫諸臣。遇事生風。肆行抨擊。以

致各分門戶。扶制大臣。究之國是。日非積重難返。可為炯鑒。當此綱紀肅清。言官中諒不敢遽扶私心。於異己之人。藉詞齟齬。以速重愆。但杜漸防微。不得不豫為明切禁制。儻言官等不知猛省。有以愛憎挾私。巧為嘗試者。朕察出必執法從重治罪。以為分門排擠者戒。其大員等或自甘敗檢。致挂彈章。則言者被殊褒。而犯者膺顯罰。雖欲強顏狡辯。又可得耶。著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三十四年

諭。向來御門日期。奏事處人員。遇各衙門及科道封口奏章。概不轉遞。此乃伊等拘泥舊例。甚屬無謂。朕綜

理庶政。凡內外臣工章奏。無日不進。御披覽。豈有納之於平時。而於御門聽政之日。轉卻而弗納之理。且御門不過片刻。既退仍照常辦事。本屬兩不相妨。而此等封口奏章。或係糾彈。或關建白。其中緊要之事。並有須即予施行者。若既至宮門。復行駁回。於公務既不無延緩。且恐無識者轉疑奏函有壅於上聞之處。於政體亦屬未協。嗣後御門日期。凡有封奏事件。俱著一體接收呈覽。著為令。○三十五年。

諭

貴州省劉標。虧空銅鉛價本至二十餘萬之多。自來侵虧帑項犯案。從未有若此之甚者。乃巡撫良卿明



知故縱授意彌補。並冀為移局鑄錢。通融掩覆。及經部駁。自知事必敗露。始以一叅塞責。經朕察見其中隱弊。特派大臣前往查審。其事始水落石出。究出良卿負恩徇縱之罪。及與高積交通。馭法諸弊。並方世雋永泰等勒索營私各款。蹟黔省吏治狼籍至此。實出情理之外。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於大吏等有蓋不飭盡國剝民之事。皆當隨時舉劾。知無不言。乃劉標在任多年。虧空積至如許。且以衰年瞽目之人。該上司姑容。應棧外閒。豈竟毫無見聞。而自劉標經管銅務以來。豈無一二黔省之人。曾任科道者。更不

得諉為詢訪所不及。何此案未經發覺以前。並未有  
一人劾奏其事者。言官職司糾察。若惟知持撫細故。  
毛舉瀆奏。或見通行一事。從而推廣其端。或因特降  
一旨。復為引伸其說。於政治全無裨益。而置此等侵  
虧敗檢六案於不問。國家亦安用此委蛇緘默之言  
官為耶。若將歷年來籍隸黔省之科道。治以曠官之  
罪。亦所應得。但恐議處一二人。而遇事生風之輩。轉  
藉此為臺諫得操本省大員之短長。或從而夤緣交  
結。致啟搢紳把持公事之漸。且釀成黨援惡習。是以  
朕不為耳。但科道等於如此。侵欺罔上大案。漠不關

心甘以寒蟬自處。經朕舉出指示。能不各懷愧慙乎。著將此旨傳集各科道通行申飭。並宣諭中外知之。

○四十年

諭。御史叅劾部院堂官。如其言果確。朕必不肯於大臣稍存庇護。若語涉無稽。擗摭失實。欲以此自命敢言。深所不取。明季科道往往與部臣抵牾。遇事生風。攻訐不已。久之遂成門戶。朕披閱史冊。每深惡而痛絕之。方今政治肅清。不願言官蹈此惡習。著將此傳諭各科道。如有劾奏各部事件。查無實據者。即將言事之人。交部議處。○又

諭。科場定例。毋許臨場條奏。如臣工果有見於考試規條未盡妥協之處。即當早行入告。文會試不得過上年冬月。武會試不得過本年春月。何得於考試臨期紛紛陳請。嗣後如再有違例臨期陳奏者。該部將其事於議覆摺內。一併將該員察議具奏。四十一年

諭。

御史炳文奏請嗣後科道京察。止令都御史帶領引見。去留俱候欽定一摺。此奏殊為錯謬。科道職司言路。遇有內外大臣。贓私不法。及吏治民生所繫。如果確有見聞。原准其自行具摺據實糾陳。狀必徹底清查。覈實辦理。是國家待言官之道。已屬從優。設或京

察時都御史舉劾不公。科道原可指名叅奏。乃炳文於舉行京察之前。輒思變更成例。隱占身分。冀諸事得以自專。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良非淺鮮。明季臺諫諸臣。遇事生風。紛呶不已。遂至黨同伐異。貽害無窮。最為彼時杜政。我朝綱紀肅清。科道咸知奉法。不敢復蹈前轍。惟雍正初年。因六科改隸都察院。給事中等連章爭競。經

皇考嚴加懲儆。力為整飭。炳文身係宗室。尤不應為此沽名之事。豈堪復為御史。炳文著即革去御史。發往伊犁。以司官效力贖罪。四十五年。

諭浙江海甯改建石塘。以王亶望曾為浙撫。且肯擔當其事。因命在工督辦。但伊在服中。是以令馳驛回籍治喪事畢。即至浙辦理塘工。原為公務起見。其家屬自應即回本籍守制。以盡私情。乃據李質穎奏伊家屬仍住杭州。安然聚處。朕聞之為之心動。王亶望並非無力令眷屬回籍之人。似此忘親越禮。實於大節有虧。為大臣者如此。何以表率屬員。維持風教。從前伊父王師品行甚正。無負讀書。不應有此等忘親越禮之子。養心殿暖閣恭懸

皇祖聖訓。有孝為百行之首。不孝之人。斷不可用。朕每

日敬仰

天語煌煌。實為萬世準則。王亶望著革職。仍留塘工。自備資斧。效力贖罪。至三寶。以大學士管理總督。為維持風化之首。今日當面問彼。乃稱實知其事。亦不以為怪。富勒渾現為總督。於此等有乖名義之事。何不據實叅奏。均著交部嚴加議處。李質穎到浙已久。亦並未奏及。直待降旨詢問。始據實具陳。亦著一併交部議處。至科道於尋常細故。往往捭拾具奏。似此為大臣之人。於名教攸關者。轉更緘默不言。設如有貪酷擅權者。亦將寒蟬矣。國家又何藉此言官為乎。其

籍隸浙省之科道尤不應毫無見聞何以並無一人入告斯豈風聞所弗聞乎著令該省科道等明白回奏○又

諭前以王亶望留辦浙江海塘工程不令家眷回籍守制而籍隸浙省之科道並無一人入告因傳旨令其明白回奏今據該科道等奏稱王亶望於制中眷屬聚處一事實無所聞殊屬巧辯巡撫家屬留住省城本屬人所共知本省科道何至毫無聞見昨以三寶李質穎知有此事經朕面詢即據實具奏但其不知大義視為故常不以為怪已非情理若似該科道等



於傳旨詢問時。猶復託詞巧辯。並不各自引咎。其不是更大。該科道等。俱著交部嚴加議處。五十年

諭

科道職司風憲。有奏事之責。果有能劾大臣。指陳時事。言有可採者。自當准予施行。即或所奏失實。亦不加之譴責。蓋以職業所在。若因言事得罪。非所以風勵臺司。昨費孝昌陳奏摺內。有君設身以處。並若曰等語。該員係科目出身。由學正洊升御史。豈不知君臣之際。體分尊嚴。乃以此等字樣。竟比尋常泛論公然直陳。朕前乎。是費孝昌之罪。不在言事不當。而在措辭乖體。伊在京服官有年。而奏章全不知敬謹。

之道如此糊塗庸鄙之人豈可復令其供職辦事。但此時若將伊革職治罪律以大不敬之條轉不值如此嚴辦。費孝昌著休致勒令回籍。至其所奏請定官員終養章程前經吏部議定。昨又降旨通諭於教孝之中仍寓體恤之意業已周詳備至。中外大小官員俱當敬遵功令各盡其臣子之分也。○五十一年

諭嗣後科道等凡遇鄉會兩試屆期前一月之內除特  
參大員申理冤枉迫不及待者仍准其入奏外。其有  
關科場事務及尋常事件概不准屆期違例具奏以  
杜傲幸陋習著為令。○又

朕愛養黎元。勤求民瘼。各省每遇地方偏災。一經奏報。即降旨蠲賑兼施。並屢諭該督撫實心實力督率各屬妥協辦理。不惜千百萬帑金。務俾災黎均霑實惠。此朕五十餘年如一日。亦天下臣民所共見共聞者。上年湖北荒歉。已發五百萬帑金賑恤。若地方官辦理得宜。何至復有貧民乏食。搶奪糧食之事。乃劉金立等因借貸不遂。輒將穀麥搬搶。而劣衿梅調元父子。竟敢糾眾逞兇。活埋多命。此必該省督撫司道並不認真查辦。一任貪官污吏。浮冒侵漁。以致朕恩不得下逮。閭閻乃有飢民乏食。搶奪滋事。及釀成重

案之後。大小各員。恐從此究出弊端。遂爾通同諱匿。聯為一氣。吏治如此。實出情理之外。試思活埋三十人。俱經起出屍身。尚有毆縛傷痕。及悶蒸血暈。證據確鑿。是豈李侍堯等所能捏造者。而籍隸湖北之御史等。並無一人奏及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各省閭閻疾苦。及官吏侵貪諱匿命盜各事。理應據實直陳。方為不負言職。今湖北省竟有如此不法重案。本省輿論。本省之官。必有風聞。該員等家信鄉親中。豈無言及。而得諉為不知可乎。所有未能叅奏湖北搶掠活埋人命二案之籍隸該省前任給事中梁景陽御

史許兆椿著交部議處其餘各省有無似此重大案件而地方官諱匿不辦者著軍機大臣傳詢各科道令其據實直陳朕必嚴加懲治儻各科道因朕有此旨遂心存挾制本省督撫致令地方諸事掣肘亦難逃朕洞鑒一經查出亦必重治其罪○五十五年

諭

都察院奏六科給事中十五道御史所辦案件俱係筆帖式代為呈畫惟京畿道辦理案件偶有上堂之時其餘六科並不進署其十四道雖同京畿道進署並不上堂舒常到任一載認識尚未周徧茲奉新例漢科道截取道府均應出具考語京察屆期並須甄

別賢否。若一年之內。不過見面數次。優劣究未深知。嗣後十五道六科。分日進署上堂等語。此奏想係舒常一人主見。所言卻是。向來科道俱歸都察院衙門統屬。其京察保送等事。皆由該堂官考覈。近又降旨將科道俸滿四年者。截取道府。其堪勝外任與否。亦責成該堂官出具考語。覈實保送。是都御史之與科道。考覈攸關。即不得循俗例。謂之有統無屬。且俗例乃明朝惡習相沿。會典本無也。若並不上堂見面。認識尚難周徧。其才具優絀。更無從知其底蘊。從前雍正年間。將六科統歸都察院。彼時給事中御史等。紛

紛陳奏互相爭執仰蒙

皇考降旨嚴飭始行更定。今科道等既由都察院堂官出考。自應照舒常等所奏分日進署上堂接見辦事。至於科道本有奏事之責。如遇民生國計所關原許其條陳利弊。即如本日給事中李翮。參奏韓錄之子假冒籍貫。並停止吏員分發一事。朕以其所言尚是。即交部議奏。儻或內外大臣。及都察院堂官舒常等。果有不公不法之事。科道等亦可列之彈章。所言者實。朕尚當加之優獎。將被劾者治以應得之罪。並不因有上堂接見之例。遂致壅塞言路。若科道等因更

諭。定此例後。有復行瀆奏。自爭身分者。必當重治其罪。或以此奏條舒常主見。將來藉端糾劾。意圖報復。亦斷難逃朕洞鑒也。舒常等所奏。著依議。○五十六年。向來各省民人。赴京呈控案件。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不敢壅於上聞。即行據呈。轉奏朕勤求民隱。惟恐鄉曲小民。含冤莫訴。每遇來京具控之案。無不特派大臣。前往審辦。其中屈抑者固有。而近日不安本分之徒。見來京者。控無不準。無不辦。赴懇求理者。遂覺接踵而來。及欽差大臣提集案犯。認真研鞫。所控情節。多屬子虛。不過扶嫌逞忿。妄砌誣捏之詞。冀遂



其控累之計。即被控之人。訊明省釋。而輟轉審解。拘禁囹圄。胥役等。又復藉事生風。從中嚇詐。事雖得白。而身家已破。情形殊堪憐憫。且欽派審案大臣。經過地方。徒勞驛馬。糜費供支。於沿途驛站。亦恐不無擾累。此等刁健訟棍。各省多有。若不嚴加懲創。則枉累無辜。藉端傾陷之風。伊於何底。嗣後著各省督撫。轉飭所屬。剴切出示。諭以小民等。如果實有冤抑。地方官不為審理。原不禁其赴京具控。但若稍涉虛誣。亦必加倍治罪。務使家喻戶曉。咸懷儆惕。庶告訐刁風。漸知斂戢。而良善鄉氓。免致株累。亦整飭風俗人心。

之一端也。五十八年

諭福崧在浙江巡撫任內。驕縱乖張。膽敢向鹽道婪索多贓。以致柴楨虧缺庫項。挪移填補。浙省紳士。或尚可推為此係地方官私相授受之事。無由知悉。至福崧之母。游玩西湖。派令鹽道豫備食用。鐙綵船隻等項。每次費銀數千兩。劣迹彰著。浙省紳士。則不得諉為不知矣。其籍隸杭州者。近在同城。共見共聞。尤無不知之理。該省科道。雖在京服官。但本省地方大吏。似此任意妄為。其親友往來。斷無不互相傳說。何以總未據一人叅奏。國家設立言官。原令職司糾察。雖

本籍地方事件。不便越職干預。若督撫等似福崧之  
恣意貪縱。款蹟昭然。自當據實糾叅。方為無忝厥職。  
乃竟始終緘默。又安用此科道為耶。本應將該員等  
交部嚴議。姑念事屬已往。不加深究。所有籍隸浙省  
杭州府屬之給事中御史。俱著停升二年。其籍隸浙  
省外府者。俱著停升一年。此係朕從寬辦理。該科道  
務宜各自愧勵。以期無負職守。○六十年

諭

前據魁倫奏風聞各屬倉庫空虛。昨錢受椿來京。復  
令軍機大臣傳詢。據稱漳泉二府倉穀均非實貯。其  
餘各屬亦多短缺等語。是該省虧空情弊顯然。現已

將該督撫藩司等革審。並交魁倫等詳細嚴查。前年因浙江省福松柴積通同侵挪。審明治罪。曾降旨將籍隸浙江之科道。停升示儆。此次閩省倉庫多屬空虛。尤非浙省可比。現因查明科道中並無籍隸福建之人。是以未經交部議處。但科道職司糾察。有風聞言事之責。閩省虧空累累。即別省科道等。豈竟毫無聞見。何竟無一人奏及。著傳旨通行申飭。嗣後遇有此等地方重大事件。務當據實奏聞。毋得自同寒蟬。致蹈素餐而忝言責。

